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鼓掌絕塵
第二十五回 鬧街頭媒婆爭娶 捱鬼病小姐相思

詩： 瞥見英豪意已娛，幾番雲雨入南柯。
芳年肯向閨中老，綠鬢難教鏡裡過。
總有奇才煉石，不如素志欲當爐。
咫尺天涯生隔斷，斷腸回首聽啼烏。

你道這二相公是誰？就是李岩刺史嫡親兄弟，喚名李岳，這李岳為人，性最貪狠，眼孔裡著不得一些垃圾，假如有一件便宜的事，就千方百計決要算計著他。那刺史在日，吃了快活飯，一些閒事不理，專一倚恃官勢，在外尋非生事，欺壓良民。那些鄉黨閭里中，大家小戶，沒一家不受他的虧，沒一個不被他害。若說起「李二相公」四字，便是三歲孩童，也是心驚膽顫的。後來刺史聞得他在外生非鬧禍，詐害良民，恐怕玷了自己官箴，心中大怒，把他當面大叱一場，遂即打發到南莊去，交付些租田賬目掌管。他便與哥哥鬥氣，硬了肚腸，從上南莊，便有兩年竟不回來與哥哥相見。不料刺史逝後，想著家中只有一個嫂嫂和一個姪女，他便回心轉意，每隔兩月，回來探望一遭。這老夫人和小姐也不薄待他，決留下盤桓幾日。

說那院子，押了牧童回到莊上，這李岳竟不知甚麼來由，連忙詢問道：「這牧童是老夫人著他回去灌園的，我聞他在家一應事務到也勤緊，怎麼打發了他來？」院子道：「二相公有所不知，這小小一牧童，到生得大大一副膽。」李岳道：「敢是這小廝做了些鼠竊狗偷的事情，觸了老夫人怒性麼？」這院子欲把前前後後話說與李岳知道，見有幾個做工的站在面前，不好明說，便回答道：「老夫人只教小人對二相公說，這樣的小廝，家中容他不得，還要換一個小心務實的去園中使用。這牧童做的勾當，小人不好細說，少不得明日二相公回家，老夫人自然要一一備說。」你看這李岳，千思萬想，決然想不到牧童做出這場歹事，便對院子道：「也罷，我多時不曾回去探望老夫人和小姐，今日就同你走一遭，問個詳細。」李岳便走進賬房，把那些桌未算完的零星賬目，盡皆收拾明白。又喚了那些做工的，逐件吩咐一遍，仍著牧童替那啞嘶牧養牛羊。使帶了一個精細能辦的工人，與院子同回家裡。

你看那小姐，終是個賢慧的女孩兒，到底會得做人，聽說叔叔回來，便親自到廚房裡去煮茶做飯，忙做一團。這李岳走進門，見了老夫人，便把打發牧童回莊的事，細細詢問。老夫人就從頭至尾備說了一遍。這李岳聽了，止不住一時焦躁，便含怒道：「嫂嫂，這還是你欠了些，今日又是這個痢痢小廝做將出來，倘是一個略俏俐幾分的在家，豈不把閨門都玷辱了！明日不惟是姪女兒親事沒了好人家，便是教我小叔也難做人。你那時就該把他兩個活活打死，方才正個家法。」老夫人見他說這幾句，心中著實歎服，便道：「叔叔，我彼時也要打死他兩個，只慮你姪女兒未曾許聘，吹風到外面去，只說我閨不謹，做出這件不清不白的兒事，便招外人談議。我彼時已把他兩人著實打了一頓。那牧童小廝既趕回莊上，難道這個賤婢，可還留得在家？而今尋一個媒婆，也不要他一釐銀子，白白的把了人家去吧。」這李岳聽嫂嫂說不要銀子，便又惹起他那一點愛便宜的念頭，低頭想了一會道：「嫂嫂，依小叔說，這還是姪女兒婚姻事大，就該把那賤婢登時趕了去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叔叔，我嫂嫂的主意，原是這樣。倒是你姪女兒再三勸我說，慢慢的尋一個的當媒婆，配個一夫一婦，也是我們一點陰騭。」李岳點頭道：「嫂嫂，姪女這句話，著實有些見識。只是一件，近日來街坊上做媒的婆子，甚是利害，沒有一個不會脫空說謊，東邊一番話，西邊一番話，全靠著那嘴舌上賺些錢鈔。假如一個極貧極苦的人家，說得那裡有多少田園，那裡有多少房屋，說得那金銀珠玉車載斗量，還比石崇豪富。本是一個至丑至粗的女子，說得面龐怎麼標緻，生性怎麼樣溫柔，說得娉娉婷婷，嬌嬌滴滴，更如西子妖嬈。是那耳朵軟的，信了他巧語花言，盡被他誤了萬千大事。只要謊到手，先裝滿了自己的銀包，那裡還管你甚麼陰騭。且待小叔親到府城外去，尋那一個當日嬌嬌在時賣花走動的張秋嫂來商量，到還作事忠厚。」老夫人喜道：「如此恰好。只是這件事，一時便不能夠驅遣那賤婢出門，還要叔叔在家幾時，調停個下落才好。」李岳道：「嫂嫂，這也容易。莊上的事，隔兩三日著院子去料理一遭就是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叔叔，事不宜遲，倘是那賤婢尋了些短見，反為不美，今日便要去與張秋嫂商量便好。」李岳滿口應承。說不了，那小姐殷殷勤勤打點了午飯出來，老夫人便陪李岳吃了午飯。你看這李岳，執了一盞茶，行一會，站一會，暗想道：「我一向是要討別人便宜的，難道自家裡的便宜事，倒被別人做了去？且去尋著張秋嫂，打點幾句賺他的話兒，落得拾他一塊大大銀子，有何不可。」計較停當，便與嫂嫂說了一聲，慢慢擺出大門。走不數步，恰好那張秋嫂同了一個賣花的吳婆，遠遠的一路說，一路笑，走到跟前。李岳站在路旁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張媽媽，好忙得緊哩。」那張秋嫂聽得有人喚他，慌忙回轉頭來。仔細一看，認得是李二相公，把個笑臉堆將下來道：「二相公，幾時娶一位二娘續弦，作成老身吃杯喜酒？」李岳道：「張媽媽，喜酒就在口頭，只是先說得過，明日怎麼樣酬我，便作成你吃了吧。」張秋嫂聽是肯作成他，恐怕那吳婆在旁聽得，連忙把他撇開，一把扯了李岳，走過幾家門首，低低笑問道：「二相公，老身手頭一向不甚從容，不會做人，在這裡果有作成得我的所在，待老身略賺些兒，就官路當一個人情罷了。」李岳道：「你喚那吳媽媽來當面一同計議。」張秋嫂道：「二相公，你不知道，這吳媽媽前月裡走到一個大族人家去說媒，見沒人在面前，悄悄竊了他幾件衣服，過了幾日，被那個人家訪將出來，著實吃了一場沒趣。而今各處人家，曉得他手腳不好，走進門，人一般敬重，賊一般提防，那個還肯作成他。不瞞二相公說，老身做了多年花婆，靠人頭上過了半世，那裡有一些破綻把人談論一句。」李岳道：「張媽媽，你們走千家，踏萬戶，若不存些老實，哪個還肯來照顧。也罷，我有一件事與你商量，只在兩三日間便要回復。」張秋嫂笑道：「二相公，怎麼這樣急性的事？」李岳便低頭悄悄對張秋嫂道：「張媽媽，我家老夫人身邊有個使婢，原是老爺在時得寵的，只因昨日一句話兒觸犯了老夫人，老夫人一時焦躁，特著人到南莊接我回來商量，要把他嫁與人去。只是一件，討著他的著實一場富貴。身邊都是老爺在日積贊下的金銀首飾，足值二三百金。你去尋一個好人家，接他四五十金婚禮，你卻著實賺他一塊兒就是。」張秋嫂只道果然是真，想了一會兒，便欣然回答道：「二相公，這也是老身時運湊巧，府中王監生一向斷了弦，前日對老身說，要我替他尋一個填房。我明日同他家一個人來看一看，果是人物生得出眾，早晚便好行禮，就是四五十金，也不為多。」這李岳聽張秋嫂說要著人看了，方才行禮，心下又想了一想，便支吾答道：「張媽媽，論將起來，是我們府中出來的，決比別的還有幾分顏色。若是明日有個人來看，只是一說，那丫頭自老爺亡後，情願老守白頭，心同非石，誓不離人。終日隨侍小姐，在繡房裡做些針指。我有一個計較，你明日同他人來，竟見老夫人，再不要提著我知道的，只說來求小姐的婚事，那丫頭便隨小姐出來相見，暗暗把他看眼裡就是。」張秋嫂笑道：「二相公說得有理。只要老夫人肯，難道怕他執拗不成？」李岳道：「張媽媽，又有一件，若是他家看得停當，早晚便要行禮，也不必送到老夫人那裡去，就送到媽媽宅上，待我悄悄轉送與老夫人，不是又省得那個丫頭疑慮，若要幾時起身，再設一個計策，也賺到你家來打發他去就是。」張秋嫂道：「二相公做了主，老夫人受了禮，老身做了媒，有這樣兩個扳不動的大頭腦兒，哪裡還怕他不肯嫁。」張秋嫂便與李岳作別，回身不見吳婆，只道他先自走去，那裡曉得他卻閃在那人家避觀，後兩個一問一答的話，都被他聽得明明白白。見張秋嫂轉彎去了，連忙趕上前來叫道：「二相公，恰才商量的計較，撇不下老身哩。」李岳回前沿凶是吳婆，只得又站住了腳。吳婆道：「二相公，你便挈帶老身賺了這主錢兒，他說的是監生人家，我明日便尋個鄉宦來對他。他說是五十兩禮金，我這裡便送一百兩。二相公，你還是許那一家？」李岳聽吳婆一說，豈不是便宜上又加便宜，就歡天喜地道：「吳媽媽這樣說，定是許你了。只是這件事不可久遲，那張媽媽也是會賺錢的。若是他先要行禮，這個就不能奉命了。」吳婆道：「二相公，我明早便去同人來看，早間便行禮到我家，黃昏便要著人到我家上轎，這個何如？」李岳滿口應承道：「這個一發使得。」便問吳媽媽居住何處，吳婆道：「老身就住在城頭街上，進大弄裡第一間樓房裡便是。」李岳道：「吳媽媽，我要回去與老夫人商議，你也不要錯失了機會。」兩人方才各自別去。

這李岳回見老夫人，把丑姑的話兒支吾說了幾句，老夫人恰也聽信。只見次日吳婆同了一個奶娘，竟來與老夫人、小姐相見，假以小姐姻事為由。你看這老夫人，只道這兩個婆子果是來與女孩兒說親的，這兩個婆子又只道是老夫人曉得其中緣故的，那裡曉得是李岳的計策，使這兩個婆子來看瓊娥的。好笑兩家都坐在瞌睡裡，這奶娘不住眼把瓊娥上上下下仔細看了一會，見他生得幾分顏色，便也喜歡，遂起身與吳婆別了夫人、小姐。恰才正走出門，過了十餘家，只見張秋嫂又領著一個婆子，也正要進李府去。看見吳婆，止不住怒從心頭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便厲聲罵道：「你這老潑賤，要來搶我的主顧麼？」吳婆也放下臉來道：「露天衣食，可是只容你一個做的。」這張秋嫂惱得兩隻眼睛突將出來，扭了吳婆，劈頭亂撞。那兩個婆子怎麼勸解得住。你看，這張秋嫂扭了吳婆，累倒在當街路上，一個爬起，一個撲倒，只要思量賺這一塊大錢，也管不得出乖露醜。那街坊上來來往往的人，圍做一團，見是女人廝打，不好上前廝勸，只是眼巴巴看他兩個滾來滾去，呵呵大笑。恰好又有幾個賣花的婆子走來，連忙勸解得脫。兩家站起身來，這張秋嫂便對那幾個告訴一遍。那幾個婆子總是一伙的人，又不好偏護著你，又不好偏護著他，便道：「吳媽媽，甚麼要緊，連我們幾個面上都不好看。而今依我們說，這頭媒便讓與吳媽媽做了，兩家的媒錢，聽一股與張媽媽罷了。」吳婆便也應承，方才各自散去。這李岳次早來到吳婆家裡，婆子便去通知那個鄉宦人家，送了一百兩禮金，又是四個冬夏采緞，一一收下。有詩為證：

夙昔貪心尚未泯，而今設計復如神。

花婆若不輕相信，醜婢誰捐百兩銀。

正待出門，那張秋嫂知了風聲，連忙走到，大家當面說了一番。李岳道：「也罷，這原是我與你講起的，待打發了過門，我重重謝你吧。」李岳得了那些銀子回來，向老夫人面前說了一通詭話。這老夫人見自家叔叔，那裡疑心到這個田地，便憑他當夜將丑姑打發到吳婆門首上了轎，抬到那鄉宦家去。眾人仔細一看，見是三分不像人，七分不像鬼的模樣，都說是調了包兒。便喚那原與吳婆去看的奶娘來一認，也說哪裡是這樣一副嘴臉。原來那李岳得了那一塊銀子，四個彩緞，與嫂嫂作別一聲，竟往南莊走去。這鄉宦人家，待要告官爭訟，見這邊也是個宦家，只得忍著氣，把那吳婆凌辱了一場，方才休息。那張秋嫂起初見吳婆做了媒去，雖是分得一股媒錢，還有幾分不肯納氣。看了這場笑話，恰才想得到原是李岳要賺那些銀子的主意，到也喜喜歡歡站在高崖上落得這些銀子。那吳婆思量要去告訴老夫人知道，又恐老夫人著惱起來，反討一場沒趣，只得忍耐不提。

說那若蘭小姐，自吳婆假托求親之後，鎮日悶悶在懷，信以為實，一心想著園中瞥見的那個書生，恐到了人家去，怎能再見一面。每日問針線慵拈，茶湯懶吃，捱一刻勝如一夏，只落得夢裡還真，醒來又假。有詞為證：

徘徊無語倚南樓，目送歸鴻淚轉流。羅帶緩，倩誰收？人情惟有相思切，乍去還來無盡頭。爭似水，只東流。

——花落寒窗

這小姐終日裝聾作啞，只要瞞得過會拘管的母親，緊提防的侍婢，可憐一點芳心，倩誰訴說。不覺漸漸的容顏憔悴，瘦損腰肢，把一個如花似玉的美貌，害得粉褪香消。你看他：

愁黛春山，淚紅秋水。粉剩脂零，爭似豔妝菡萏；釵橫鬢，依然睡醒海棠。玉筍纖纖，金釧漸鬆西子臂；翠楊裊裊，湘裙乍褪小蠻腰。無語倚雕欄，眼底忽來乘鳳侶；傷情臨寶鏡，身旁若立畫蛾人。繡棚上，還剩著刺不完的連理枝；花箋裡，空遺下描不就的比翼鳥。魂夢顛連，無計遣開鶯谷曉；精神恍惚，有誰傳寄隴頭春。正是：冤家魔病憑誰訴，兒女私心只我憐。有朝泣訴閻天子，罵殺多情忒少年。